

光复前后至今台湾佛寺发展的省思

王武烈建筑师

○ 原始佛教并不需要佛寺

佛寺文化是由教徒们的宗教情怀，历经数千年才交织而成的，早已经是亚洲文化的主要骨干。建筑是文明的产物，建筑物本身就是大型而且耐久的艺术品，文化、艺术古品如果没有建筑物的庇护，是很难保存至今的。由于佛寺有很深的宗教与社会属性，它是同一时代的“文化载体”，涵括了哲学文化、科学文化、政治局面、经济状况、商业贸易、伦理道德、人文风尚、慈善救济、碑铭书法、建筑工艺、园林环境、美术创作、雕塑艺术、壁面彩绘、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服装配饰、法事仪轨等等。

早期佛陀带领“沙门”（Sramana，乞士）僧众游方，行乞于四方，生活要求极为简便，「外乞食以养色身，内乞法以养慧命。」常栖息于树下、山洞或露地修习禅定，根本没有、也不需要后来所谓的「佛寺建筑」。酷热时或雨季也仅短暂借住民间房舍，如果是“头陀”（Dhuta）行中，“阿兰若”处（Aranya，也称“阿练若”、“兰若”，意为丛林处、远离处、空家）更要远离人家，在树下、露地、冢间、草地随坐，且常坐不卧，根本不需要「佛寺建筑」。

“原始佛教”主张出离世间，甚至厌恶人生，常行“头陀”行，等于是过着「随处皆安」的生活，并不需要固定的居处。到后来才形成的「四方僧的住处」，由梵文译成中文为「招提僧坊」。但其梵音（Caturdesa-samgharamag）音译应是「佳拓斗提舍——僧伽蓝」，佳拓斗（catur）是四，提舍（desa）是场所、方、国土，即四方僧众共住的场所。“佳拓斗”被写为「招」字，是把「拓」字误看成「招」字的结果。

中国汉代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处悉称为“精舍”。天竺（Hindu、Sindu，古印度、身毒）最早的佛教徒修行处所“委奴婆那”（venuvana，园林）当时翻译成中文也利用“精舍”两字，这种场所是印度雨季时期安居的共用道场。《学林新编》曰：「晋孝武帝幼奉佛法，立“静舍”于殿门。引沙门居之。因此俗谓佛寺曰“静舍”，亦曰“精舍”。」故《慧苑音义上》曰：「艺文类曰，“精舍”者，非以舍之精妙名曰“精舍”，由其精练行者之所居，故谓之“精舍”也。」

佛教传入汉土的初期，只是众僧房（一般民居）中间围着一座佛塔（主要建物），并采用非建筑结构的某些文物雕绘品附加、摆饰于屋内，建筑物没有大不同于现今所知的中国式的建筑。戊寅年末举办「1998年佛教建筑传统与前瞻系

列讲座」，第一节时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屠舜耕教授特别提到，初期的佛教建筑在寺中心大殿前，均建有佛塔，后来逐渐塔寺并重，再后来则寺重于塔，塔就往两侧移，退居次要地位，最后却缩小供于供桌上，改以供佛像的大殿为主体。起因是佛教信仰深植民间后，随着对佛理的认知，人们开始摆脱佛塔的神秘感。

如今，交通发达，显密佛教（Exoteric and Esoteric Buddhism）相互交流更加迅速，上座部佛教（Theravada Buddhism）近年也盛行于台湾。由于台湾信众的虔诚，台湾就建造了各式（国）各样的佛教建筑。笔者也曾设计了一座大型喇嘛庙——菩提讲堂，位在云林县。

○近代台湾佛寺的发展

西元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光复了。四年后当时中国的国民党中央政府「转进」台湾，一批精英学者也避居福尔摩沙（Formosa）。因为偏安了五十多年，由于大家的勤奋及时势造成，近二十多年来，台湾的经济突飞，就学、就业容易，而创造出华人历史上最富裕的世代。

由于中国的长期战乱、世事无常让知识份子忧心，而有入佛避世的决心，俗言：「将军老来都学佛。」战场的杀伐、苦痛深植内心，于是有许多人于安定后出家，祈求救赎与忏悔。接着修学密宗之大德也广弘密法，因此显密佛教共融于台湾。

佛教流行一句话：「禅贫、密富、净土方便」，因为时势的转变，需求的不同，让显密佛教各宗在台湾有了发展的机会。密宗有诸仁波切（Rimpoche），还有“藏密”系统的中国上师（Chinese Guru）都在 1970 年以前就在台弘法授徒。后来“唐密”（T, ang—Chinese esoteric school）上师，“东密”（Japanese esoteric school）法师也积极弘法。1982 年以后，又有西藏密宗“喇嘛教”（Lamaism）来台弘扬，因此修学显密（exoteric and esoteric）佛教者大增。

台湾于 1975 至 1996 年间，因经济与政治的开放，短短二十年间，创造出政治与经济的奇迹。因此难免产生暴发户的心态，造成凡事追求速成。在宗教信仰上，由大量之征、助、附印中国与日本的佛经、善书，不论好坏对错或门派，照单全收，大多是印刷厂留版，并强调印经有超拔祖先、婴灵的不可思议功德，便整合、融合中国各教（含外道）各宗派的思想所注释经典，或将各种经典断章取义，模糊各宗派思想，开始大量吸收、累积社会资源，从而大量扩建庞大华丽的寺庙。

○台湾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汉传佛教徒聚会修行的地方—斋戒场所，今天在台湾（Taiwan）有以下不同的名称如：寺（Buddhist temple）、禅寺（Ch'an temple）、禅堂（Meditation-hall）、精舍（a pure abode）、莲社（The White Lotus sect）、堂（court）、佛堂（Buddhist court）、庵（A thatched hut, shelter, a small temple）、兰若（Aranya, forest）、道场（platform）、讲堂（The preaching hall, lecture hall）、法院、禅苑（Ch'an park）、行苑、竹苑（bamboo park）、岩（cliff）、阁（A pavilion, chamber, council）。

《台湾通史》指出郑成功之嗣子郑经「以承天府（今台南市）之内，尚无丛林，建弥陀寺于东安坊，延僧主之。」是有书记载台湾建佛寺之始。因为清代时大陆移民潮的传入，属于“斋教”信仰的在家佛教流行于台湾。早期台湾寺庙建筑是继承中国南方的建筑传统，几乎是以寺庙作为部落的文化、经济中心。采用闽南的建寺方式，以中轴线布局兴建。所以，台湾的佛教建筑早期以中国南系的闽南建筑式样为多，被称为“南方庙”，装饰比较华丽，用色浓烈，对比鲜明，常见雕龙石柱及描绘或雕刻有民间忠孝节义的故事，是随着闽、粤移民的宗教信仰传入台湾。

清光绪二十一年（西元 1895 年），台湾、澎湖被日军占领以后，日系佛教建筑也引进台湾。在日据时代的台湾建筑就有了三大系统：闽南传统式、日本东洋风式和西洋欧风式。光复后，纯佛教的“北方庙”是随着大陆新移民传过来的，其北方宫殿式的外观，则较为简洁、淳厚。

闽南传统式建筑是以主殿中轴为中心形成的三或四合院型制的寺庙群，可是重视木、石雕的精细表现，与中国北系建筑的重视彩绘比起来，显然还更花俏许多。其刻意追求细部繁复的雕琢，几乎到了无处不施雕、无处不上彩的地步。重建前的艋舺龙山寺前殿采用“单檐三川式”脊，正殿则采用一条龙式屋脊，缓缓的弧线两端燕尾起翘，脊上有龙凤抢珠、人物、花草装饰。前后殿之间以高墙回廊连结，采纵向扩建方式修建。

日本东洋风建筑样式比较厚重，屋脊、垂脊均为平直，脊上无饰物，以黑瓦取代琉璃瓦，以歇山面向前，或为“唐博风”的正面。已拆除的善导寺原来的大殿就是一例，不知是海岛气候潮湿，或系属日本遗风，这种建筑自从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由于仇日的心态导向下，并未鼓励维修，任其颓败，至今几乎已难再见。

位在台北市忠孝东路上，离火车站十分钟路程的善导寺，建于民国十四年。中国佛教会也设立在此。近年新建的九层高慈恩大楼，就已经不是传统式的佛殿，像一座中国式的办公大楼。后来又将日式建筑样式的大雄宝殿拆除，新建完成了

大殿。

也是在日据时代留下来的西洋欧风式建筑，以后里的毗卢禅寺、观音山的凌云禅寺为代表，采用钢筋水泥建材配砖砌墙修建。日据时代的日本崇仰欧风的心态很重，现今的总统府就是最大的欧风建筑。所以，在西元 1927 年，昭和二年建筑的毗卢禅寺就见不到东方建筑的语汇，主殿前的五根圆柱柱头是希腊“爱奥尼亚柱式”（Ionic order）的装饰，为云状卷涡，但柱身无凹槽；凌云禅寺的旧法堂是二层的砖石砌造建筑，正面有西洋式山墙、回栏，方柱头是希腊“多利克柱式”（Doric order）的装饰，但柱身无凹槽，为样式厚重的圆柱；台中宝觉寺大殿回廊前之石柱下方上圆，柱头是希腊“哥林多柱式”（Corinthian order）的装饰，以棕榈叶状做成，看来简洁典雅。其实，古犍陀罗地区的佛教建筑就是希腊建筑，仿佛时空又回到二千年前当时。

根据江灿腾博士的研究调查，台湾佛教迟至日据时代才有「大法脉」的出现，「大法脉」是指佛教道场在佛法传承上，有法脉的源流和继承，同时也扩展根本道场之外的外围道场或布教区域。目前的台湾佛教有四大法脉包括：基隆月眉山的灵泉禅寺派；台北观音山的凌云禅寺派；苗栗大湖法云禅寺派；高雄大岗山的超峰寺派。

大岗山法派的核心寺是超峰寺，为清朝乾隆年间的台湾知府蒋允焄所创建，初期并无大发展，直至日据时代以后，来自台南的僧侣周义敏林永定师徒，才将超峰寺经营成大岗山法派的大本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部以大岗山为军事要塞管制区，以超峰寺容易成为美军轰炸判读的目标为由，迫令大岗山僧尼下山。林永定门徒陈永达因此率僧尼，在山下另建新超峰寺。以后台湾的佛寺属于大岗山法派的，兴建了更多。

介绍台湾地区的寺庙建筑很多，本文仅约略提及其特点，希望读者另行参阅其它相关书籍。

○台湾佛教早期以「佛道一寺」居多

台湾在日据时代，受到日本人对神道与佛道不分的影响，也产生神佛共祀的寺庙。也曾经因为日本采取“皇民化”的政策，所以聪明的台民便将含有民族信仰的神祇供入佛寺。日本政府对殖民地的宗教政策，采取伪装宗教自由期、笼络台湾信仰期、逐渐消灭期。是故为了保存民间信仰，台湾佛教以「佛道一寺」居多。

但是民间之所以接受神佛共祀的原因，是源自宋徽宗宣和元年（西元 1119

年)徽宗赵杰受道士林灵素所惑,以不废佛教,则为中国礼义之害,乃改佛刹为宫观,称佛为「大觉金仙」,使着天尊之服,连带也使宋之译经院消失,并改称菩萨为「大士」、罗汉为「尊者」、和尚为「德」。又新立一「仙佛合宗」,后来造成佛、道(Daoism)不分,佛教成为民俗信仰,华丽而庸俗。

宋朝以后,中国伦常礼教的观念日益加深,在信佛的闺女房里供奉一尊男性的菩萨,是十分不妥当的,女性观音自然成了妇女虔诚供奉的菩萨像了。台湾的寺庙大都是妇女在初一、十五去烧香祈求平安的地方,供奉有现女性身的观世音菩萨,就不觉稀奇了。但是称呼为观世音大士。这是受到宋朝佛道不分的影响。而且以“妈”的昵称称呼观世音菩萨为“观音妈”(Guanyin Ma),将菩萨与林默娘成道后被帝王封的天上圣母——“妈祖婆”同视。妈祖婆的信仰是因为施琅攻打澎湖,受到妈祖的护佑,清朝对妈祖大加封赐。台湾热烈信仰妈祖的风俗,应归功于满清政府的鼓励。

○「佛道一寺」的南华普门寺的启用

西元2000年9月6日,位于台湾花莲县的南华普门寺,在建造近六年后,以新兴完成东台湾最硕大的庙门,举行隆重的「开庙门」仪式,并接受各方善信的朝拜。台湾的佛道寺庙建筑,常因经费不足,只要主体建筑与庙门安装完成,便以传统「开庙门」仪式,昭告天下开始启用。如此善信的捐助也比较能够凝聚。

台湾的寺庙不管佛道两教,都开有「三川」门,中门通常都不开启,只有重大节庆或有高官莅临,寺庙才会敞开中门,平时都开左右两门供进出。台湾传统道教的寺庙中门门神,常是唐太宗的大将秦琼与尉迟恭,以象征忠勇的历史人物为守门神。南华普门寺供奉的主神就是观世音大士,大门门神则请哼、哈两将守门,有别于传统道教。绿脸的哼将军抿着嘴唇,象征超脱人世,以冷眼看人间;红脸的哈将军虽看破俗事,但仍能笑颜以对。普门寺的左右两侧门,则以持利剑的「风」将军、斜抱琴器的「调」将军、持伞的「雨」将军、捧龙的「顺」将军四大护法守护,祈福人间风调雨顺。

开庙门的仪式有请煞、洁净的施法诵经,一一驱赶潜藏在寺中的鬼邪。而最重要的是安奉龙神,以迎接象征祥瑞的龙神,同时驱除白虎星防止它在庙里作怪。最后由主持道士亲绘「九宫八卦」图符交与庙方,作为镇庙之用。

○对佛塔、灵骨塔的模糊认知

古代的塔是佛陀神圣的象征,台湾佛教并没有类似大陆的丛林制度,没有寺田供给经济来源,不知从何时开始,就有了“灵骨塔”、“骨灰塔”来安奉信徒灵

骨，成为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

屠教授就说中国的古佛塔很多是实心的，最多也只是一楼才可以进入，里面供的是佛陀舍利、佛像、佛经等。其实中国佛教除佛塔外，还有两种不同功能的塔，一是“墓塔”，一是“风水塔”。

“墓塔”是用来埋藏高僧和佛教徒的，大多离佛寺不远，造型与窣堵波式塔相似，但也有「亭阁式」塔与「密檐式」塔，“墓塔”下筑有石室，内可置骨灰罐，以千百不计等。中国大陆于最近几年，又有由港、台信徒投资灵骨塔、骨灰塔的兴建。

约在元代中后期出现的“风水塔”，是堪舆家利用佛塔建筑，作为弥补风水缺陷所用，或为镇风、镇水、镇妖而建，一般采用「密檐式」塔，量体不大而简单。不过，到了清朝中晚期，则又有属于“风水塔”的「圆柱式」塔出现，其基座为方型，塔身平面则为圆形。而塔檐收分不很明显，檐级的出伸很短，每层塔檐用石料仿砖塔正反迭涩出挑，且其规模不大，仅只有三至四公尺高。后期“风水塔”亦以实心居多，装饰也比较简单，每面塔身劈龕，置以道教之造像，如魁星、文曲、雷公、老君等等。

明末清初时的见月老人在《一梦漫言》书中提到：塔应建在龙首之地，以保永远。也就是要建在大殿左前方，中土人士认为主殿左边为大，若是建佛陀圣塔，当然可望佛寺香火兴隆。后来却有人主张塔不宜建在大殿前方及两侧，想必指的是灵骨塔、骨灰塔才有了此禁忌。于是可知有学者为何认为塔是「死亡的象征」，指出建于埔里的中台禅寺在佛头顶上安塔是「死亡的建筑」，是不吉利的。

○台湾的佛教建筑能「直追唐宋」吗？

「1998年佛教建筑设计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中，文化大学建筑系的李干朗副教授在发表「福建佛寺与台湾早期佛寺之比较」后，特别提到盖了十年才完成的香港志莲净苑新建筑，其古色古香，有「直追唐宋」之势，引起与会大众的阵阵羡慕与赞叹。

东海大学建筑系的郭肇立副教授在「西方宗教建筑之现代化」中，一直强调是十六、七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带来宗教以及其他建筑的现代化。其实以「天赋人权」为诉求的反神权、反宗教、反传统的启蒙运动，是试图摆脱宗教的图腾，而期望走入简约的希求。我想这应该先是思想上的启蒙，而不必一定是建筑物上的启蒙运动。因为，佛教若要是完全「启蒙」成功，必定会有如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大分裂，对佛教来讲，目前不必也不会如此。

但是竹间建筑师事务所的简学义先生就「空间禅」中，举出建在日本的基督教光之堂、佛教的莲池下佛堂，以其外表已没有宗教强烈的图腾标志，又让大家心中荡出片片涟漪，隐然带有某种的启示。

○绕塔是修行？

西元 1998 年，「佛光纪元」三十二年，台湾的佛光山宗长星云大师率团百余人，搭机赴泰国，迎回最近才被西藏廷勤法王、顶果钦哲法王等高僧认证的世界第三颗释迦佛的牙齿舍利（其真假引起学者与信徒的大争议；西藏领袖达赖喇嘛也宣称不知情、不知道。）政要众多与会，信徒夹道念唱「南无欧米陀佛」（而不是「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迎接，并首见二百名妇女长发铺地迎接的仪式。并计画花费超过新台币十亿元建「佛牙塔」供信徒膜拜。

《佛音日报》曾报导，佛光山星云大师准备花上新台币十亿元兴建佛「牙」塔，安奉由逃亡印度的西藏喇嘛所赠送，迎请回来的佛牙（但并未说明是左犬牙或是右犬牙，人类只有四颗「牙」，佛陀其它三十六颗应属「齿」），而委托高雄一位「民间专家」（非建筑师）规画。过几年塔兴建完成以后，台湾将有一处作为膜拜、绕塔修行的圣地。因为台湾的塔都是安奉寺僧或俗人的灵骨塔，没有一座纯舍利塔之故。

再根据〈佛文月刊〉报导，星云大师最后则决定在佛光山寺的北侧，开发九点六八公顷土地，利用五点四公顷可建地，兴建地下一层、地上二十层建筑物，作为「佛陀纪念馆」，内设佛牙舍利展示区、藏经区、小型展览纪念馆、禅室、研究室等。后来佛光山在世界不景气的当今，又取得擎天神公司抛售的西北侧邻地四十公顷的土地。

中国时报终于在 2003 年 1 月 13 日报导：占地五十公顷的佛陀纪念馆，在 12 日动工。佛光山的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表示，纪念馆的外观是以「初看不是佛，看久了就是佛。」的宝塔造型设计，宣称与高雄县政府未来推动的「观光行销」目标一致。纪念馆的建设，和高铁、捷运有着同样得意义，后者是「硬体」建设，纪念馆则属于「精神」建设。

更表示此座塔高一百三十公尺的「佛陀纪念馆」，只要除了供奉释迦牟尼佛的牙齿舍利外，馆内还有博物馆、展览馆，并设有三百六十度立体动画电影院、活动广场、文化广场、服务广场、安养中心等附属设施。塔的建筑材料是当今最特殊的建材，将可留存数千年，可以是未来世界历史的杰作，是作为全世界人类的精神指标与堡垒。安基仪式则在念佛、洒净及七百位贵宾虔诚捧着以金箔包覆

的砖块，依然在齐念着「阿弥陀佛」的圣号下砌成。

其实，绕塔的宗教行动，自古就被认为是有加持力，能够赐福信徒的。虽然，整个外在的身体的朝拜行动，是由个人内心深处转化的，何不直指出来，是否智愚程度不一，必须统一教学？或许是为了同时减去现代信徒因过度营养后的肥胖，而令朝山绕塔，却忽视思维敏锐的小部分人。

相信不少人曾见《达摩破相论》说：「绕塔行道者，塔是身心，当令觉慧环绕身心，念念不停，名为绕塔。过去诸圣皆行此道，得至涅槃。今世人不会此理，不曾内行，唯执外求，将质碍身，绕世间塔，日夜走骤，徒自疲劳。」可知绕塔是「像法佛教」甚至是「末法佛教」的特色。正因有此超然之见，达摩大师（Bodhi dharma）早就受到顽固的密宗与律宗法师的毒害多次。但是，如今号称传临济禅法的大师们，却漠视达摩祖师的劝告，真令人摇头叹息。

○现代禅宗对盖雄伟佛寺的说法

中国人对佛教的神力比较关心，认为佛殿越大，则神力越大，这时候信众已经不重视智慧的传承。如今台湾的佛教学到中国佛教的就是表象的大部分，才产生目前不可思议的迷信。西元 2001 年，台湾中部有一座花费上百亿，标榜宏扬「禅宗」的现代化、电气化佛寺落成，居然自己宣称：「因为和尚的德性高，所以寺庙要建得高；因为和尚度众的心愿广，所以寺庙便盖得大。」呜呼！佛法的认知已如“水老鹤”般，简直惨不忍睹。

但是，无论基于“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奉献，或是“大乘佛教”的无量布施，都没有转化成生产投资，信徒的血汗不断的沉淀在寺庙之中，也带来惊人膨胀的寺院负担。为的是什么呢？是成为一宗之主？开山祖师？建寺的劳累往往让老和尚的精进停顿，甚至积劳成疾而亡。而禅宗祖师都非常重视风水，这座得到「台湾建筑奖」的大殿两肩倾斜，更显示着后继无人的隐忧。尤其自古至今都让中外各国的国力无休止的消耗，如此造成国疲民穷，最后都会埋下亡国的伏笔，怎不教人深深警惕。

○住的理想与空间智慧

佛教是遁世苦行的宗教，“昔如来传教，多依山林”，故“梵境幽玄，义归清旷，伽蓝净土，理绝嚣尘”，这是“汉传佛教”寺院选址的原则，更是道俗普遍的共视。有无数的佛寺在“任自然”的景观中，取得“致中和”的哲学意境，营造出“人天和合”的气氛，故有“天下名山僧居多”的美誉。

现代理想健康的住宅或僧房，应该是处于能够呼吸新鲜空气，生活在无危险物质、无电磁波、无噪音的舒适居住环境。这种理想环境的要求与早年非科技的农业时代并无两样。对于现代摩登的修行人，属于第五度的「禅定」好像已不需要了，以为可以从书籍上或网路上获得智慧，可是缺乏禅定的训练，说会增长第六度的「智慧」，那简直是缘木求鱼。

近年来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有几个伟大的“净土宗”法师强调「念佛就好」以后，不必了解其他经义，信徒就学着天天嘴里念念有辞，误以为省掉了「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只要专心「布施」功德，如此就可以成就往生。反正不用禅定，甚至可以高床广座，几十年来没有人重视禅坐时的环境，对空间需求的智慧可说是无知。难怪会在山区里盖一座座庞大的科技寺庙建筑，仿佛是一座座观光饭店。但是每个月要背负着巨额的水电等消费，最后都苦不堪言。因此有必要了解现代的科技产品及环境的危险性，提供大家如何正确选择与应对。

○现代建材与修行环境的品质关系

大约五十年前，台湾的民居建筑物结构大都是采用天然木料或竹管，砌筑的壁材是土块、红砖等泥土烧制，更简便的是以天然物如粗糠搅和泥土糊成墙壁，使通风良好、空气清新，地球“负磁能”时时流通充满于室内外，让我们很容易吸取大自然的能量，这样的居住环境是现代人所渴求的。

因为，自从科技产品大量研发以后，如化学物质的污染、电磁波的干扰，将带来人体很大的伤害，由于它们是目前经济获利最强的一行，国家单位及生产厂商，都闭着眼睛不敢提及其可怕性。我们只好从旁取得资讯以防患未然。因为资料显示，不要说在隔壁禅坐，每天只要靠近超量电磁波四小时以上，不数年后准会罹患癌症。

可是，现代人进入都市以后，有更多的考量必须注意，要能达到防火、防震、防水、防台等自然灾害的防患，要有现代电信设备、电气设备、污水处理等等设备，也要注重无障碍环境设施。显然现代寺院已不再属于山林间中的环境，可是跟随科技材料的使用，却带来很大的变化与危险性。

现代都市人口密度高，高楼大厦相对林立，城市的平均气温都比乡村高出四、五度以上，为了克服闷热，便大量采用人造电气空调。但是吹冷气所产生的毛病很多，如退伍军人症等，都是因为空调范围内的灰尘、化学分子过敏源的霉菌、虱虫等，造成咳嗽、积痰的毛病。加上室内过度的封闭，建材又是过度采用化工再合成的材料，以及建材中含有化学合成物质、如防腐剂、防虫剂等，都严重威

胁人体的健康。

许多亮丽的地板、壁材，如大理石、花岗石、磁砖等，材料是开采至地球外壳的岩石、泥土，而土地中所含有的铀 238 及钍 232 元素，经自然衰变会释放出氡 222 及氡 232 辐射核种。如果产地含铀量高的石材，如花岗石、辉率岩等，被开采来作为建材，会影响人体健康，高剂量的氡会导致肺癌、白血球症、和呼吸到病变，不可不注意。因此，建材中的花岗石、磁砖含有较高的铀、钍元素时，会不断的从地板、墙壁释放氡气和氡子核种，对人体的危害却是无形的。

○对台湾佛教建筑应有的考量

居于空气潮湿的海岛气候下的台湾，如今木材取得已十分不易，大、小木作的匠师也雕零殆尽，加上基地的狭小局促、严苛的消防法令，纵然业主有魄力，有足够的经费，还要历经漫长的施工期，盖好以后的维修更教人头痛，看来希冀「直追唐风」将是永远的梦。

台湾现代的建筑学堂里，似乎很难找到精通中国建筑（较为轻巧）木构造的人士，而且能对唐朝建筑下过苦功夫的教授。因此教出来的建筑师，能用钢筋混凝土设计建造出仿中国式的类似建筑物，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惜西元 1999 年发生于台湾的「九二一烈震」，震垮了不少仿木构造（头重脚轻）的钢筋混凝土寺庙，经统计受损的有六十四家。往后信众们应该深思，是否有必要再盖那种屋顶重、柱脚细的仿中国式建筑？那种专制封建时代的传统产物？

台湾中部遭受五百年来的最大的九二一烈震，南投、台中地区有许多寺庙「神不知、鬼不知」（大师、护法、菩萨也不知）地被震垮。才知道有不少寺庙的基地，不是建在断层带上，就是在其附近。所谓山明水秀，有可能是千万年前的断层碰撞引起的地形、地貌。在这次的地震前，有关机关并未详细地把断层资料配合地籍图公布周知，所以全国的专业人士也都不清楚，台湾到底有几条危险的断层带？是在什么地区？

更由于许多信徒将种植不佳的山坡地献给师父盖寺院，因此师父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又自以为龙天护法一定会保佑，即着手兴建寺院。而早期缺乏完整的评估计画，又在经费不足的情形下，一面募集，一面兴建。台湾的寺院总是显得好似并装车一样，几十年一路就这样盖起来。

而且，部分的住持法师嘴里日常念念有辞地告诉信众说：「要有智慧！」与会的建筑师听久了，就显得不会也不能比法师更有智慧。只要师父交代，就没有详细考虑的余地，马上着手设计。何况相信建佛寺是振兴佛法的事，龙天护法不

是会依古来的传说护佑佛门吗？加上许多古寺（悬空寺）不是都盖在悬崖峭壁上吗？于是佛寺都是这样不必考虑安全性而盖起来的。

还有台湾有许多地方政府官员都皈依一方大师，地方职掌建筑管理的官员，明知寺院建筑地点违反法令，却不敢告诉师父。所以，许多寺庙侵占国有地，盖在有危险之虞的山坡地，但因为是师父盖的嘛！加上选举时师父有大号召力，因此都不敢举发。在不知遵守国法的情况下，台湾的寺庙就这样一座座兴建起来。

而且很多小型寺庙都位于非都市计画地区，靠近偏远的山区，连建筑执造都没有申请，甚至没经过专业设计。若信徒中有从事泥水、土木工作的，就能直接帮师父建寺。这些寺庙都有违章建筑之嫌。

虽然，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敢在建寺庙时偷工减料，钢筋放的一定要比“贩厝”多，可惜缺乏专业训练，不知道钢筋比例的重要性（不见得钢筋比多，就没有危险性），也疏忽（或根本无知于）结构系统的安全性，才造成这次严重的损坏。

因此，今后佛寺的建筑一定先要遵守国法，选择正确合法的基地，委请建筑师及专业人员设计，正式申请「建造执照」，然后交由领有合法营造业证书的营造商建造后，并且取得「使用执照」才能使用，以免重蹈覆辙。

○如何依据国法兴建佛寺

唐代对佛寺数量是有定额限制的，必须报请官方核准，不是谁有钱谁就可以盖寺庙。当时的寺庙管理非常的严格，今天台湾的建筑法令也很严格，但对大师们兴建佛寺却常不知怎么遵守。由于如今法令多如牛毛，建筑佛寺一定要交给建筑师办理，不可再任意兴建，否则触犯法令后，被勒令拆除，一片心血付之流水，岂不冤枉？

依〈都市计画法〉规定，寺庙建筑的所在应该符合〈土地分区使用管制规则〉。如果寺庙建筑物是在都市计画发布实施前就已建筑完成，依该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在不合土地分区使用规定下，只能修缮，但不得增建或改建。如果位于国家公园内，因其规定更严格，只能准予保留作原有的使用，是否能够修缮，都要从其特别的规定办理。

大规模兴建寺庙也要受〈环境影响评估法〉、〈水土保持法〉的规定限制，开发时应检具环境影响书图、水土保持计画书向主管机关申请。通常寺庙都建设在山坡地，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及〈山坡地开发建筑管理办法〉的规定，山

坡地开发建筑的面积不得少于十公顷。山坡地有如下情形之一者，不得开发建筑：一.坡地陡峭者。二.地质结构不良、地属破碎、活动断层或顺向坡有滑动之虞者。三.现有矿场废土堆坑道，及其周围有危害安全之虞者。四.河岸侵蚀或向源侵蚀有危及基地安全之虞者。五.有崩塌或洪患之虞者。六.有碍自然文化景观者。七.依其他法令不得建筑者。八.每宗土地不得少于一百八十平方公尺，且应临接四公尺以上道路，其临接长度不得小于六公尺。

〈建筑法〉及〈建筑管理规则〉对违反规定的建筑物有严格的处分，视其情况作禁建、罚款、拆除，令其办理变更使用或允许补办手续。若是依〈文化资产保护法〉规定，寺庙如经指定属于古迹者，应保存原有形貌及文化风貌，如有毁损应依照原有形貌及文化风貌修复，以延续其古迹之生命。

宗教力量的影响力，让政府不敢忽视，由于选举的导向，对于窃占国土的情形很多。当然也有日据时代的一些寺庙土地，在光复以后被收归国有，如今实例甚多，各有争执。但居以领导民俗正风的佛教，正信守法的大师们应该遵守国法，为了上报“国土恩”。应该作为其他神道教的表率，今后兴建佛寺要依有关规定，不要以“就地合法”方式逼迫政府就范。否则养成民众不守法的恶习，教化人心的美意就会说不出口了。

○佛法首重智信，建寺应为次要。

西方宗教的共同特色，亦即「信我者上天堂，违我者下地狱」，有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为原始人对于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性不可知，便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对之感到必须「尊敬」、「爱慕」、「臣服」、「畏惧」、「恐怖」、「震慑」的情怀，从而表现出「祈求」、「崇拜」、「祭祀」、「供养」，比较聪明的祭司们便进行了「操控」、「利用」，古来的宗教就是如此演变而成的。

东方社会的「大家父长」制度、「伟人崇拜」文化，使宗教师不得不也依样扮演起受崇拜的对象来。宗教老师严格的阶级姿态，容易助长了老师与他人的虚伪，如果信徒仍然事事依赖坚固，以习惯性追求标准答案的心态，而非从法（真理）的觉悟上信赖感恩，这样的信仰将是师徒皆输。尤其从来不敢怀疑经典，而不想去彻底研究佛法真理的。大众眼见宏伟的寺庙，就认为佛法的庇护一定存在，从而追逐豪华寺庙德兴建。

而任何正统宗教(含合法的其他宗教)均与政府强争世间法的慈善福利事业，忘了实证的修行，却也受到群众的拥戴，并面临信众优渥的供养。部份传教者养尊处优，忘记了教义主张清净无我、淡泊离欲之旨，如此也提供了有心人士的模仿，造成宗教界的混乱，也是值得再细细品味与探讨的课题。

尤其处于目前快速竞争的社会下，人们常有不知如何安身立命的困惑和恐慌心态，其情绪的不安，古今皆然。为了求得如何留住个人的幸福，和保持个人的宗教善行，自然很难产生对真理执着的追求和创造人生的热望。所以离佛日远，假佛子便利用众生急欲赎罪的心理，大作法会以为可造人天福德，而用来筹款聚财。尤其信众无法循正轨深入正法，而天天找大师安心，如今到处布满着大师加持的香符、法器、佛神像。看来要去除人类自私贪婪的无明本质，似乎是很艰难的。

可是对台湾佛教的未来，仍有许多要思考的方向，如台湾佛教建筑的将来，也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因为，如果传教师的知识不足，只是学了仪轨模样，就扮演起来，并且用很权威的口吻，强逼信众相信：「时值末法，众生根性低劣，智慧不高，只要虔诚诵经、念佛号，必得佛菩萨加持。」那是彻底的迷信。要是不知道世上居然有一些类似政治教化等等的佛经，若不加明辨，也一律拿来敲打念唱一辈子，岂不冤枉？

这几十年来，人类对宇宙的认知，是七千年的总和。请大师们不要再用农业、游牧时代的死记、死背的方式来教育信徒了。应该以现代的认知来教化信众，提升大众对佛法的信服与适应。

佛法本来就着重在教育，是不讲「信者得救」的，佛菩萨绝对不是贪官污吏，你不供养祂，你不会倒楣，佛陀一直是宽宏大量，得罪祂也不要紧。最怕的只是得罪偶像化了的俗人。因此禅宗六祖强调要皈依自性三宝「觉、正、净」，而不说皈依相上的「佛、法、僧」，就是要人人自己救度。要人人知道若是抱着功利主义学佛，必得幻灭之果。

目前许多宗教师只想看到乖顺盲从的信徒，特别注重虔诚的膜拜，看来若有其事的忙着修行，却疏忽智慧的教化，用一句「念佛就好」搪塞一切，是让迷信渗透到骨子里去了。或者强加不适合时宜的律条于信徒的心上，增加了信徒的负担，制造一批批死板的团体。

日本的学者也曾很感慨的认为：日本佛教除了葬礼和超度亡灵两种最重要的活动外，寺院的功能还剩下什么？对于癌症末期的病患是要特别关怀的，应该明白告诉他症状，而不该一味的隐瞒。台湾的宗教还不到癌症末期，是要放任或适时与药？宗教师与政府都要深思。

以前台北市善导寺左侧的法事堂有一付「作空中佛事，度如幻众生！」的对联，给参加度亡的亲属有正确的警惕。因为「众生、非众生，二俱无真实。」「众

生无有生，亦复无有坏，若得如是解，当成无上道。」于生灭法中求众生相，了不可得。这是指出佛法重视修「心」的重点所在。

《圆觉经》就以炼金矿比喻证悟者，如金矿炼成金后，金不会退化、还原成为金矿。而佛见到众生皆有佛性，犹如未炼含金之矿，金质本自具足，矿体本如幻。《金刚经》也说：「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告知佛性人人具足，只是如何「去妄存真」而已。

六祖说：「世人有八千尘劳，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着，不起诳妄，用自真如，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历劫来，我们的记忆体内记存了许多的众生，生生世世交互纠缠，若不从脑中清除下个消磁「clean screen」的指令，把今生的大部分错误“认知”当空幻，否则储存的乱码将永远是没完没了的轮回根源。

○台湾佛教应该正确地教育信徒

多年来，在台湾盖了太多的寺庙，也应该逐渐停止了，要重视教育，不该再那么不慌不忙地，大量浪费信徒的心力与金钱。初估上世纪台湾花费在兴建寺庙的款项，不下三千亿新台币。但是建一所佛教大学的费用，比盖在深山里的寺庙少，却往往捉襟见肘，这都是强调个人福报重于教育的结果。

台湾佛教应该回复大陆的“丛林制度”，让「修行僧」有个安祥的处所可以修行；有能力的「说法僧」才可以站出来说法。不该五十步一精舍，一百步一兰若，各自躲起来修或说不同的法，让信徒搞不清楚什么才是佛教的正法。

多年来佛教智慧教育未能深入一般信徒心中，或许有些被称为「法师」的人，只是熟练的仪轨僧而已，并不完全通达佛理的缘故。或许法师当时的「志业」是以成为开山祖师为第一要务，首求在兴建豪华的佛寺，暂时没空来教育信徒。

尤其为了维持众多的寺院，将是信徒们沉重的负担。由于寺院众多，佛教的派别也会增多，造成宗教的派别争论更多，而不是为了修行。从历史上可知，五世纪或更晚一些，佛教到了和“印度教”已经没有什么特殊区别以后，人们为了摆脱无数佛教僧侣所赋与的经济重担，印度人民宁可信仰“印度教”。当人民一开始躲避对佛教寺院的帮助，寺院便会慢慢荒废。最近几年经济不景气，信徒已逐渐减少到寺庙去礼佛，因为大家手头都有点拮据了，很怕再听到师父们只强调「财施」的说法。

○传统宗教错误的因果报应的「宿命观」障碍了关怀的付出。

正智佛法的沦落，一切都似是而非。中国佛教虽然自夸是大乘法，但如今部分的表现却显得非常的「婆罗门」阶级姿态。印度大乘佛教在初期不过是由民间发起的宗教运动，以信仰纯正自居，强调建立寺塔或布施巨金，还远不如读诵经典、书写经文的功德，因此特别鼓励信众应该信受经句。但是却另外产生不少的伪经，初期仅是威吓愚蠢的信徒，让僧侣手头能够宽裕点。后来它所造成宗教的「白色恐怖」遗毒，若一日不除，将永远侵蚀善良的人心。

笔者从小在小镇乡村长大，耳闻目睹了大众对身心障碍者不公平的歧视。后来研究宗教经文，竟然发现是传统宗教错误的因果报应的「宿命观」严重地障碍了关怀的付出。此种「婆罗门」式的宗教思想，灌输给信众，让群众误以为今生的庄严或残废，是决定于前生行为的善恶；误以为信众现世的社会地位，取决于前生的努力奉献或参加祭祀。其实那是印度在种姓制度下，为了「稳定」民心的一种手段、一种愚弄。

张澄基教授指出由于中国自古以来是佛教国家，佛教沿袭了古印度轮回转世的信仰，相信「轮回」的教义、「宿命」的因果，也比较没有时间观念，颇有逆来顺受的甘愿，所以所受之压力较小，歇斯底里和精神症患者也就比西方人减少了许多。认为今生所没有完成的事，大可等到后世才处理，错误的「我执、灵魂不灭论」自然就形成了一种似乎达观、不紧张的态度。

因为这种有别于西方人的心理，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松懈、因循和懒散的堕性。更因为想成佛的遥远目标摆在那边，容易把一切事物都认为没什么了不得，造成在社会福利事业上，佛教早期都比不上基督教的积极性。

虽然目前台湾佛教已有「慈济功德会」等团体的努力，但是部分的佛教徒和风俗信仰者仍保有「侥幸」的心态，用「施舍」的态度去参加救济，认为参加慈善救济是在“”积功德”的，能为自己的“来生幸福”铺路，以私心为出发点的更是占大部分的比例。

加上中土伪造的「因果经」大量在台湾地区流传，把残障者视为现世报、是活该的、是必然的，这是非常错误的想法，也是推动全民无障碍活动最大的阻力。「因果经」应该列为非释迦牟尼佛亲说的后造伪经，其内容举例如下：

今生眼瞎为何因？前世多看淫书人。
今生缺口为何因？前世多说是非人。
今生聋哑为何因？前世恶口骂双亲。

今生驼背为何因？前世讥笑拜佛人。
今生曲手为何因？前世打过父母人。
今生曲脚为何因？前世破坏陆桥人。
今生多病为何因？前世幸灾乐祸人。
零丁孤苦为何因？前世恶心侵算人。
今生矮小为何因？前世鄙视各佣人。
今生耳聋为何因？前世闻法不信真。
今生疮痍为何因？前世虐待畜生人。
鳏寡孤独为何因？前世不爱妻儿人。
穿绸穿缎为何因？前世施衣济贫人。
聪明智慧为何因？前世诵经念佛人。
仅节录如上，以供思考。

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佛陀说法时，佛法都是以口耳相传方式，靠记忆背诵下来的。印度当时根本就没有纸，在古代早期是用兽骨、兽皮、竹简记事的。直到佛历六四九年、西元一零五年、后汉和帝元兴元年，由中国人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以后，世上才开始有了书的雏形。佛历一二九五年、西元七五一年以后，造纸术晚了六百多年才传到印度的，据传是唐玄宗天宝十年，高仙芝带兵攻打中亚大食国，在撒马尔罕兵败，由会造纸被俘的唐朝兵士传去造纸术，再辗转传到印度的；或者另说是唐文成公主嫁与土蕃王时传入西藏，约二十年后再由西藏引进尼泊尔，然后尼纸才传到印度。因为直到玄奘大师访问印度回国，带回唐朝的仍然还是厚重的贝叶经典，尤其在《大唐西域记》中尚未发现有使用纸抄录佛经的记载。佛陀当时一直是口授传法的，那时文字记载就很不容易，何来有人能写淫书给人看？让人今世瞎了眼。

佛陀在世当时印度也还没有绸缎，而诵经、念佛的盛行，也是在佛涅槃七百多年以后才有的事。想必是西域或中国的俗师、后人借托佛说，认为有劝世之用（现在看来简直是宗教的白色恐怖），由（尤）其文笔用辞不美，可知是后代的产品。想不到在现代，却成为平等悦纳行动不便者的思想障碍，这种观念本身更是一种无形而莫名的障碍。该伪造经却以鼓励兴建寺庙，作为能享受来世福报的最佳借口。

○应该及早停止宗教的剥削

自古以来僧团都教育信徒要无条件的信从僧人，强调不能怀疑或是批判僧人，一千年前的日本也是如此。但是我们要借用著作《数位易经》的陈文德居士在书中提到他的印度籍老师曾谆谆告诫说：「出家人最重要的是要随时警觉自己是被供养的剥削分子，缺乏这份警觉，而自认是无上的功德，这不但是剥削自己，

更是在剥削别人。」如果宗教人士缺乏这份警觉，佛寺势必成为剥削信徒的赚钱机器，而不是宏扬正法的道场了。

元代有人批评说：「国家财富，半入西番。」张养浩在《时政书》提到：「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笔者于《建寺文化的迷失与觉醒》一书中，介绍各国佛教建筑的同时，发现对于只求大兴佛寺、佛塔的情形，却没有教育信众智慧，导致的祸果甚多。

如今中南半岛信仰“小乘佛教”的国家如缅甸，以及“藏传佛教”的地区，也依然迷信、依然贫穷如洗，这些情形应该使台湾的佛教界作为借鉴，即早觉省（醒）以免经济、国力沦落。

由于亚洲西元 1998 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促使管理约三十万僧侣的「泰国僧侣最高理事会」下令：「各寺庙不得再兴建任何新寺庙，正动工者也必须停工。」泰国一名宗教事务部官员说：「寺庙建庙一定得向民众募捐，而民众已因经济风暴吃尽苦头。」该理事会建议僧侣可将心力多用在社区服务的工作上。并禁止在国外的泰僧托钵乞钱。但是台湾的佛教会并没有如此的体恤信徒，不敢对各山头的大老们作相同的呼吁，依旧让大师们宣传盖寺庙的功德，准备继续挥霍。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事。

○布施的真义

本来所谓“布施”非舍财物、非舍血肉、非舍外物。乃是捐弃一切贪妄名色诸念，若此诸念不除，即是不能布施。诸供养中“法供养”为最，法供养者，于如来所说甚深经典，受持读诵者是，余诸供养不可等伦。如今各方长老皆说布施，其教法的弘传只重于建筑在深山里冰冷的硬体，但是我们目前的社会却非常需要智慧的指引，但都被忽视了。而且未来佛教建筑是否可以摆脱古老帝王封建时代的建筑式样，是需要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才能扭转，而这更需要靠大师们的大智慧了。

滥设佛事出于藉用（以为可以）「福国利民」之祈祷精神，历史上多少妖僧，上诬君臣，下诳愚民，或阴谋篡位，导致亡国残民，在佛教各国常见，但这种情形并不仅限于佛教，二十世纪以前的各种宗教，都有类似败坏宗教的妖人存在。就有曾是〈佛教慈济功德会〉的大护法，这几年才改信“基督教”李政隆建筑师说出：「凡是迷信佛教的国家、社会，都会被供养、奉献三宝与大兴佛寺，搞得民疲国穷。」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实，大师或大德们应该深思为何会（要）如此？而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反而如今都站在强盛的地位？

○结语

宗教随着政治的需要，随着信徒的渴望，一路来到二十一世纪，已经变得非常不同于古代的纯真，古是今已非，或者复杂化了。我们好渴望了解什么才是宗教的纯真精神，好用来解救人性，而不是靠华丽的建筑物来满足感官，自以为那样才能够贡献出对宗教的虔诚。

几十年来台湾盖了太多的寺庙，照理讲人心应该会随着宗教的发达而有所改善，很可惜的并非如此。若寺庙仅是一处供信徒膜拜（cult）的屋宇，信众只是短暂性的膜拜团体（cults）而已，佛法智慧则无法深植人心。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最后的一个良知，如果不坚守道德规律，「庙在，法不在」，光追求富丽堂皇的殿堂，终究只是一种“假象”。尤其我们可以确认佛教建筑的兴旺，并不代表佛法也是兴旺的，应该适可而止，奉劝大师们不要再继续挥霍了。

在二十世纪结束了，经济的不景气又持续影响着二十一世纪之初，就要深思宗教最重要的指标应该培养智慧教育才是。初期大兴佛寺是沿自帝王及官方教化的手段，但是修学佛法首先不必要兴建豪华的殿宇，信徒最需要的是“正法”的教导，而不是藉名宏扬“人间佛教”，若专注于佛教经济，推行慈善救济的志业，与世俗并没有两样。应该先把佛法的智慧深植人心，景气恢复时，自然信徒会感恩而修建佛寺。

台湾的寺庙就像几年前建筑商“抢容积”一样，已经超出了需求度，盖得越大负担越重，违章的情形也越多。每年大量的维持经费，将让修行人苦恼，因而会耽误修行的机会，如此苦果，历史上早有了许多的实例与警告。

如果仅继续玩弄“像法”的把戏，“末法”镀金的佛教迟早会被信徒疏远，而导致衰败。由于连续多年的不景气，信众们已经没有任何多余的钱继续布施，造成信徒一直在躲避师父们。志业设定太大的大师们，开始充满着下午三点半追钱的苦恼，为着月月庞大的水电费用奔波，这是一个可怕的警惕。因此，在佛教汉传或南传的国度，比较明智的帝王都曾经遏止滥建佛寺，要求先能弘扬“正法”，才能维持佛法的命脉。读者大德们，您说呢？